

大清律例新增統纂集成卷二十四目錄

刑律

賊盜中

劫囚

白晝搶奪

竊盜

盜馬牛畜產

盜田野穀麥

卷之三

目錄

白晝錄

後因

如益

頤和

大清書林集

難言正條之六項
却因
而不得囚 囚而殺傷人 聚眾

大清律例集解卷二十四

盜監獄門鑰見盜城

門鑰律註

與囚同罪

擬綏犯

俟獲囚罪

懿見稱與

同罪

同律不同

例見標與

三公爲衆

見標目者

以百刻

打奪分別

打奪 囚打奪傷人 殺人及聚眾至十人 率領蒙人打奪

帽註划囚不言有殺傷者已是情斷無

可復加矣

帽註因而傷人者終殺人者斬不可得

囚未得囚二項而言故註曰不問得囚

與不得囚也

註凡不得囚而殺傷人者但因此禍由致有殺傷之人不論何人皆是故註

曰雖殺傷破綻之囚亦坐

輯註或謂獄卒追囚跌傷及畏罪自盡亦照囚而殺傷論此說非也按律囚非

自行犯致死人命者皆云因而致死如威逼係云囚殺盜而威逼人致死詐告

條云因而致死隨行棍屬之類此律云

秀水天易沈之奇原註

山陰兩鄉姚潤纂輯

會稽彭年任則珊重輯

金陵貢府周銳

山陰松坡陳濤恭校

刑律

劫囚

凡劫囚者

不分斤監候但劫卽首從車坐不須得囚若私竊盜

人逃走者與囚同罪至死者減一等

雖有服制屬與

同繩而不得囚者減二等因而傷人者

常人

糾納人數

見應捕人

追捕罪人

非本差勾

捕之人拒

歐以凡鬪

論見前

犯夜拒捕

打奪見夜

禁

殺傷與致死之義不同豈混坐

輯註私竊放囚乃是囚之親屬同類若

是主守之人即故縱矣

輯註竊囚臨時拒捕即同劫囚被逐棄

囚逃走亦即竊盜謀財逃走事同

若有拒捕應用罪人拒捕律科斷

綏候殺人者斬監候雖殺傷被竊之囚亦坐

前罪不問得囚與未得囚

爲各減一等承竊囚與竊

爲各減二項管司差人追

微錢糧勾攝公事及捕獲罪人聚衆中途打

奪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而傷差人者斬

監候一百流三千里而傷差人者斬

監候九人而下止依

候殺人及聚至十人前聚眾科斷爲賊者

斬監候一百流三千里而傷差人者斬

監候一百流三千里而傷差人者斬

監候一百流三千里而傷差人者斬

領人隨從打奪者杖一百蒙余會

傷人者仍以凡人首從論家長坐斬爲從坐

輕以該重也。其不於中途而在家打奪者

若打奪之人原非所勾捕之人杖或力於公

辦公事人抗拒殴差人見拒歐追

納石及應

輯註因而傷差人此差人字貫下殺人言打奪言打差人而奪之放殺傷皆指差人也其地方里老亦同差人若殺傷在管件力之下無足以應照殺傷本

法科之侯考

輯註律稱中途打奪須在中途殴打用
強奪去者方坐此律以劫囚立名而

家主打律主使人殴者依主使律若原係所
勾捕之人自行殴打在有罪者依罪人拒捕
律無罪者依拒

附于强盗之後必有劫奪之實始符律

殴追攔人律

意故註有不于中途而在家打奪者云
云也此註宜詳既同謀共殴人聚眾
打奪人威力主使人此三律須悉看同
謀共殴則重在下手致命之人聚眾打
奪則重在爲首領之人威力主使則
重在主使人益同謀者勢均力敵之
詞也曰聚眾率領則力能號召乎人矣
曰威力主使人殴打則力能制人使人
不敢不從矣其情不同故同一殿八政
死彼之原謀得減于下毛皆一等此之
下手得減于率領主使者一等也聚眾
家主慘指他人若既聚眾又率領家人
同打奪不會傷人則他眾科以爲從家
本官見殿制使及本
人免科

強取曰刦如强盗之行刦也囚皆拘禁算
犯之名已招服罪而鎖杻禁者謂之獄
囚已審供取詞未招服罪而散行拘禁者
謂之羈囚犯罪事發已拘在官尙未審錄
者謂之羈人此等因犯或監禁在獄或解
審在途而因之同類若打開監門及在途
邀截用強刦奪不論曾否將囚劫去但行
刦者不分首從皆斬私窃放囚者欺人不
見而放之如竊盜之盜物也或爲踰牆穿
壁或爲鬆躋解鎖乘主守不覺之時放囚
逃走則與強刦者不同矣故與囚同罪其
囚罪至死者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雖
有服親屬與常人同不在得相容隱之限
以其爲在官拘繫之囚非犯罪未發之人

管長官

撲捉壯丁

首伏罪分

別朱減見

激變良

輯言聚與卒領字義不同宋此家入字
義亦異前以聚衆既分首從因而殺人
爲首者斬下首者絞盡爲他人而設故
用其字轉到卒領家人所謂變于先意
也若曰家人則與他人不得同也其義
甚明

輯註家人傷人仍以凡人首從論此凡
人卽指上所聚之衆人也尊長絞斬家
人坐流不問下手致命矣乃笑釋則云
以凡鬪殴爲從律科斷則貽傷之輕重
定罪矣非是

輯註凡同居之人不論同姓異姓有服
無服但是家人

輯註聚衆打奪者傷人絞殺人斬卒領
家人打奪者止言家人亦嘗傷人而註
曰家長坐斬乃補出殺人之法故曰不
言殺人者舉輕以該重也坐斬是言亦
曾殺人者非註釋傷人也弗誤看

也若雖窃放而囚未得逃走則照依曰罪
減二等科之因窃放而至有傷人者絞殺
人者斬不論得囚與否不論殺傷何人但
有殺傷卽坐爲從者各減爲首之罪一等
各字通承窃囚與窃而未得及殺傷人三
項而言益強則重在則故不論得囚不得
囚窃放重在失囚故罪有得囚不得囚之
分若囚窃而至殺傷人則有似乎則矣故
亦不論得囚不得囚然終與則者有間故
仍分首從○若官司差人追徵逋欠錢糧
之戶勾攝應行公事之八及捕獲有罪人
犯其人已爲差人所得而有聚衆至三人
以上在于中途殴打差人將其人奪去則
與上判囚相似矣然囚是官司拘繫之犯
此則差人扣帶尚未到官其人不同其罪
亦異故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囚打奪而歐
傷差人者絞殺人及聚衆至十人爲首者
斬打奪至殺人則免頑已極聚衆至十人

輒註或謂律止言家人亦益傷人者仍以凡人首從論不言亦曾殺人者則應依聚眾下手致命者絞非也聚眾者同題相濟率領者事有專制故聚眾罪分首從坐領正坐家長而此止坐之罪卽是打奪者流傷人者殺殺人者斬非不言也家人傷人殺人皆是爲從流罪故止言傷人以例之徑意不同其法各別仍以凡人首從誣家人卽聚眾之爲從者聚眾殺人爲首斬下手致命絞乃分別利非之法非凡人首從通例

兇徒恃衆閭閻奪犯殿差未能即時捕獲照盜案例題參疎防乾隆四十五年

例

乾隆三十七年湖南吳何永隆等竊巡檢親往盜拿何文漢時輒聽從持械格鬪傷差何文漢之妻王氏復物革灰撤教雖俱係案內從犯但事屬坑官情

則橫肆亦甚殺人雖非爲首者下至十人雖未殺傷人爲首者並坐斬所以嚴首惡也仍干爲從之內推究下手致命之人坐斬所以重人命也其餘爲從者各減一等各字通承聚眾打奪及殺傷人眾十人而言凡造意打奪爲首隨從相助爲從此爲從者皆指他人也若其家人則同居之人又有服之親屬也尊長率領家人打奪則與聚眾不同雖至十人以主止坐尊長一人被一斬流三十里之罪傷人者殺殺人者斬家人但不實傷人者皆照家人共犯免刑若家人亦曾助力傷人無論致命不致命均照凡人打奪傷人首從論減尊長一等問流不在免科之限按名例共犯罪分首從家人共犯止坐尊長又曰侵損于人者以凡人首從論卽此家人亦曾傷人者仍以凡人首從論之法也但言傷人不言殺人者益傷人殺人家長罪分絞斬而

殊免構何王氏亦未便依律收贖均應
改發爲曾不齊給種地人爲奴

乾隆三十四年五月定例嚴差致死
下手之人應擬杖殺但問其致命與
否並未另有分別先後嚴傷之文此舉
除起意爲首喝令殺差等犯以致殺人
例應斬決之程悔山應令勒緝捕旨題
請正法外查王第三踢傷差等犯如桂
陽縣犯者榮軌持木棍手掌嚴傷如
前後均屬下手等命自當一例同科
請擬將最後下手之王第三擬立
決而將韓某照傷等未然爲首例擬
綏寧候與例不符

乾隆三十七年湖北案 何正榮因母
舅石金榜被州差領官刑棍打辱漫約
兄同正坤道赴州署劉林已將石金

家人爲從均是流罪故註曰不言殺人者
舉輕以該重也夫所聚之衆皆係他人子
爲之出力自是亡命充徒故分首從而同
罪之若從而下手殺人則充構已極故亦
坐較至于家人則皆聽命于尊長者也子
弟之于父兄奴僕之于家長有所指使昌
故不從故人多不同聚衆共犯不以爲從
而止坐尊長也若家人不故傷人則猶有
畏心不過隨從尊長而已乃尊長比令打
傷家人是兩傷人遂陷尊長于
死馬可不坐以爲從之罪哉

條例

官差人捕獲罪人有聚眾中途打辱毆差
員石金榜被州差領官刑棍打辱漫約
兄同正坤道赴州署劉林已將石金

榜行補事王姓名告知乃以鑑票不得
藉稱假差將作線之儲應罷奏欽准致斂
卽與中途打死歐差致死無異惟該犯
止兄弟兩人尙非累犯諭其非累犯照
本律註分別辦理之例相符何正樂合
依官司差人捕獲罪人中途打死因而
殺人律擬斬監候伺正坤聽從伊弟前
生因令劉林將石金榜開放不允用刀
向砍被劉林鐵尺格斷刀柄以致刀尖
掉落劃傷項心興率領家人隨從打毬
家人亦曾傷人者以凡人首從論律義
相符何正坤合依因而傷人者減爲
從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嘉慶五年奉

上諭胡李寧秦海擬開審窩匪並糾夥奪犯

殺死捕役之官馬等一摺此系官馬下差

役捕獲官四相解在途因恐剝索供出該

冗窩匪情事起意掩等科邀多人各持鎗

原復舊律遵行

摺請

道光元年五月
修改

下手致殺傷重致死者絞決憲獄有傷者不
論他物旁_近監候隨同袒捕未經殺人
成傷之犯已發回運定四千里充軍革職鑿
未致死者首犯仍照律擬斬監候但聚衆
奪犯_並未傷人首犯亦照因而傷人律從
擬斬爲從之犯仍照律坐罪數年後嗣

械該犯策馬先行輒用鎗頭鐵尺登駕差役多名並將趙子城北傷立時頑詎殊屬充惡非僅尋常拒捕可比該督審明後自應贍官馬一面具奏仍照例開擬所決該部核覆辦理未免遲誤設該犯于部覆未到之先有監斃等事與不分見稿之徒徑逃顯戮耶所有官馬卽烹萬名一犯着即處斬並于犯草地方景示餘責父部核議具奏至崇光縣潘仁一聞捕役被成則親身追捕使無犯不致逃匿雖宮馬係該縣境內之犯但刻期拿獲辦理尚為迅速若加恩誘捕引見以至威勸該卽知道此

一官奏人捕獲罪人如有畧量領單功及賞賚率領奴僕雇工鑿盜奪犯並殺死差役一命內隨從之單功奴僕雇工曾經殺傷人者罰律笞爲從擬杖二百迄三千是遇財物栗傷各杖一百廷杖若殺死差役非一家而及一命以上者笞爲從下手致死之房奴僕雇工俱擬杖監候卽敵傷毀若二流三手罪在場劫財栗傷人

湖南巡撫李題永陽縣民楊力勞楊明哲犯從逆犯楊七龍等搶奪縣犯試義士卽准差役員祥一家除例繩辦其意對縣殺差之楊工船及倒廈絞決爲從下手殴石致命重傷之以觀順脫

奏本

道光五年十年修改

逃外招取獲之楊明友楊明哲均係朋
同巨捕有傷不論他物金力擬候監候

例譚義古照盜牛木例加逃罪二減擬

以杖枷部議宣例減官司差人捕獲罪

人聚眾中途打奪毆差致死下手致命

者絞坐等語是奪犯毆差致死案內毆

有致命重傷之犯例均應減死此案差

役苗莊雖係楊觀順差處多傷致死但

查楊明哲先拾石擲傷黃正額頭骨涓

本係致命重傷楊明友殴傷苗莊手腕

脚踝雖非致命傷俱判亦足致死該

犯等應照犯死罪已極量屬自無法

紀該二犯不應如該撫所擬均照眾

中送奪犯毆差致死下手致命者絞決

例擬候立決至譚義古被銷雖未拒捕

目擊夥賊毆差致死復敢曉從閑鎖且

該犯被擒亦持械追毆是該犯邀結匪

一糾衆行劫在獄罪囚如有持械拒殺官弁者

將置貳爲從殺官之犯依謀反大逆凌

遲處死親屬慘下手青鹽有傷之人擬斬

梟首隨餘犯俱擬斬決若袒傷官弁及

殺殺役卒者爲首並預謀助歐之夥犯俱擬

斬立決卒者爲首並預謀助歐之夥犯俱擬

斬立決冀其止傷役卒者將爲夏封毆

有傷之夥犯俱擬斬立決隨同助勢雖未傷人亦擬斬候秋審時入於情實若未傷人

將置貳爲從殺官之犯擬斬立決爲從者俱擬

徒係首禦議事之人僅照宋律不足示
懲譴義旨應比依隨同拒捕未經殿入
成傷例發伊犁爲奴乾隆四十七年四
月題奉

旨依議

嘉慶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准

刑部咨據直隸總督方題賊犯郭二
猴等拒捕孔傷差役官斬時身死一案
將案內在場助勢未經帶毆成傷之田
叩氣改發伊犁爲奴等內查賊犯被殺
捕役未經帶毆成傷之犯原例發往伊
犁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因伊犁遣犯過
多經本部酌量疏通將此項人犯改發
極邊足四千里充軍不准通行在案至
是年十一月本部酌改罪犯拒捕被差
定例原奏內稱官司差人拒捕加有逞
兇拒殺差役在場助勢未經帶毆成傷
之已發伊犁令兵丁爲奴從寬詳請備

軒監候秋審時入于懷

嘉慶六年修改十
五年復奏頒修

一凡官司勾攝罪人已在該犯案全獲如有爲

首糾謀聚至三人以上持械打毆傷者卽
照中途奪犯例分別殺傷治罪若並未糾約
聚衆係一時爭鬥拒毆致有殺傷仍照各
本律定擬其非本案罪犯及非所勾捕之人
毋論在逃在案俱以生聞諭奏人籍端滋擾
照例從重治罪地方官交部議處道光十五
年由捕亡

應捕人追捕

罪人得減

例如有似此應發伊犁之犯自應仍照

一官司差人捕獲罪人有僅止二三人中途打

奪者無論有無傷殺爲首者均杖一百流三

千里爲從者減一等著歐差致死卽照聚衆

打奪殺人本律分別治罪

道光十五年續纂

本部奏准調劑章程改發極邊定四千
里充軍力爲尤協今該省既有誤會某
部前奏之案恐各省亦有借誤除照叫
喚氣一犯另行核擬題覆外相應追行
直省各督撫將軍都統府尹嗣後遇有
罪犯拒捕微差在揚助勢未經解回成

傷之犯仍照奏准調劑章程改發極邊

足四千里充軍以昭革面免峻該叫

山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准

刑部咨本部查聚眾等犯例意獨誅首
禍之人非若共謀爲盜各項分別坐臨
時主意上盜者爲首其不行之犯可以
量子區別况該犯場五係聽解役認識
未經同行尤非悔過中止可比是衝情
既無可原定罪卽難曲宥該撫諭請應
否量爲寬減之處應毋庸議第查聚眾
與否應以是日在場人數爲斷該犯既
未同行所有聽糾前往之從犯應究是
否已至三人分別坐該犯以角犯爲首
之罪方符例義所有場五一案應令該
撫速飭發欵具題到日再議至聚眾等
犯未傷人之首犯雖從重照因而傷人
律擬杖其爲從之犯例內已指明仍照
律坐罪係照聚眾等犯爲首滿減律上
減等坐徒文義甚屬明晰該撫所引日
前省解配之曹老四係強犯未傷差案

內爲從之犯原擬減罪上減等擬亦係
屬錯悞應由該撫按曹老面朕回犯籍
改~~三~~^三役三年其前在流配日期准其
抵~~充~~^充役限滿釋放倘案內尚有該省
擬流各犯亦由陝甘總督一併查明照
正咨部存案惟該省既有此誤會之
案恐各省辦理亦不免岐異相應通行
各直省一體查照以得定制而歸割一
可也山東尙咨請 部示案

臣由山西布政使司

等言官黜革所以上至時以謹慎一
參奏上諭與本於望所執執

奏請准此不以爲過失特此照會
相應各官勿以爲疑特此照會